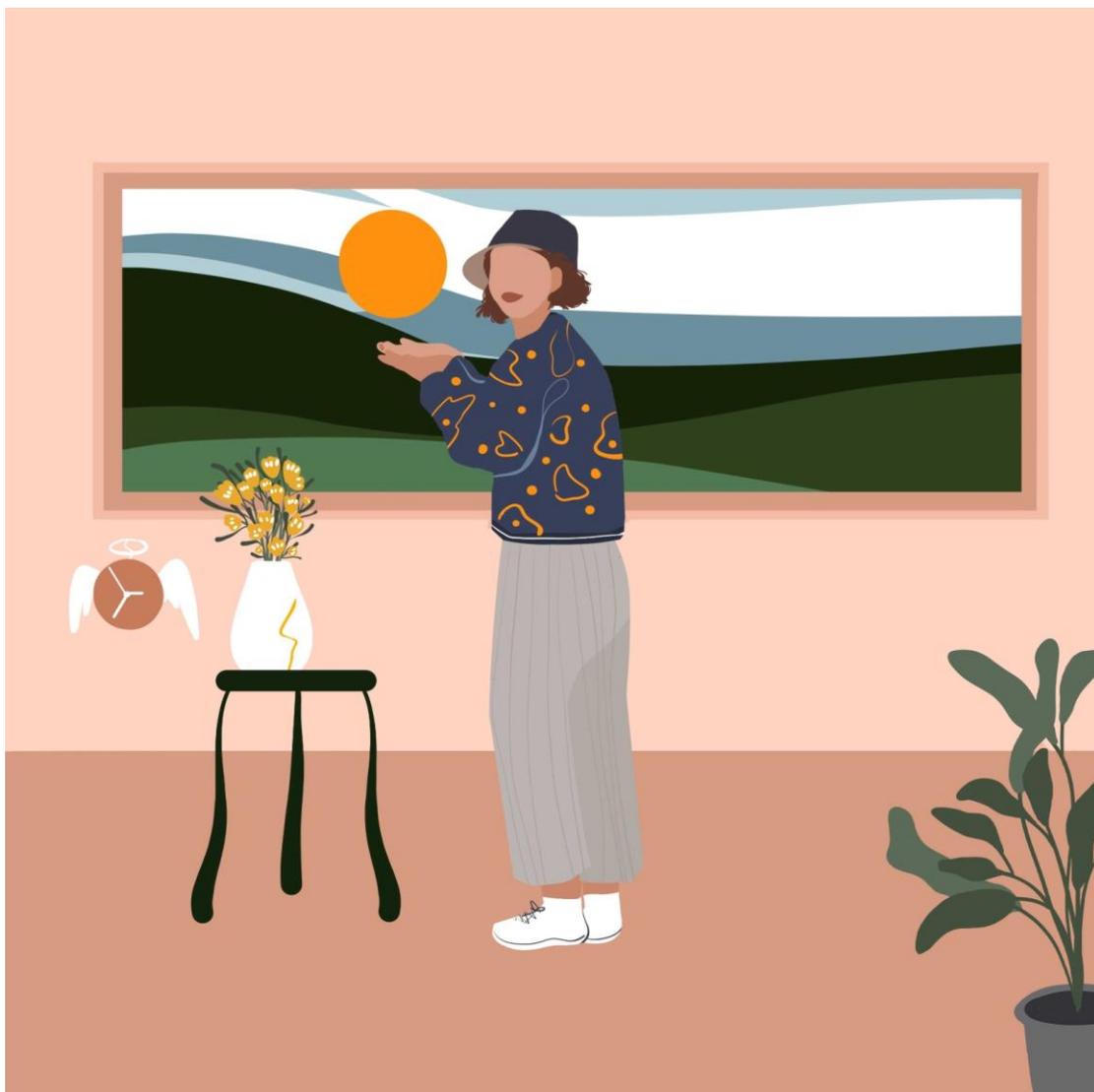


# 青春的烙印

撰文/姚澄恩

插圖/獐子

策劃/老董



坐在椅子上面向大家分享故事的嬋姐，說起小時候曾經借用好朋友的身份證到廠裏工作時，總是會不時撫摸自己的手指。「那個時候在第一份工作那邊弄傷了手，到現在也還留著疤。」似是回想起被針穿破手指的那天，七十歲的她濕了眼眶，卻努力沒在大家面前落淚。

嬋姐小時候是位童工，六十年代時只有滿十六歲才能出去找工作，但因為貧窮，許多人在十六歲前已經會到工廠工作——嬋姐便是其中一位。她向自己已滿十六歲的好朋友借用了身份證進入五金廠中工作，工資不多，一天只有大概五元，那時候的五元可以吃整整十碗叉燒飯，交通費一毫子已經可以乘坐來回程。廠子裏的老闆娘對員工很差，態度不好，不時讓她加班又沒有給她加班費。「但沒有辦法，如果你想要這份工作，就只能繼續忍耐。」在昏暗的燈光下進行重複的作業，除了精準度還要兼顧速度，年幼的嬋姐一個不小心，將尖銳的針一錘錘落自己的手指上，她憶述刻骨銘心的疼痛，不禁皺起了眉頭，又伸出手，當時的烙印在指甲月牙的部分仍然清晰可見。

弄傷了沒有辦法繼續工作，那應該怎麼辦呢？先不說老闆只讓她回家，沒有提起過任何賠償工傷的事宜；回到家，告訴父親自己在工作時受傷的嬋姐，迎接她的居然不是關心，而是一頓責罵：「我當時也沒有和他說詳細的情況，所以他不但沒關心我，還罵我因為粗心大意，導致今天的工資都沒有了，後來當然也沒有看醫生，都是放著讓它自己癒合的。」這件事留下來的瘡疤不止烙印在她的手上，更是烙在了她的心裏。就算當時已經有勞工法例，「未夠秤」的嬋姐不懂、也不能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益，但委屈的她也作出了一個決絕的選擇：「我說我不幹了！就從那家五金廠那邊辭職了。」那時候的她沒什麼存款，算得上是「裸辭」，不想繼續被困在這樣的工作環境裏，她為了自己走出了重要的一步。

辭職後，嬋姐因為大廠的工資比較可觀，所以到了一家製衣的山寨廠開始她的第二份工作，此時她亦還沒有成年，所以依舊借用了朋友的身份證。剛進去廠裏的頭幾天，完全不懂縫紉的嬋姐要先學會如何使用衣車（縫紉機）。廠方給她們這些新入職的員工一塊剩布來練習，向前、轉彎，打圈等等基礎的技巧，等他們練習到可以熟練地控制衣車，才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。工廠裏採用多勞多得制度，所以其他員工都拼命工作，為的就是能夠多賺幾個錢。而一無所知的嬋姐當時亦

因為如此，沒有所謂的前輩，只靠自行練習、摸索，撐過了練習的時間，終於拿到第一個工作的樣本衣，為它縫上第一個口袋。

雖然是門簡單的工序，但那是嬋姐第一次從山寨廠拿到了屬於她的工資。製衣廠的每月工資大概三百元，擁有自己血汗錢的嬋姐拿到工資後回家第一件事，就是要讓父親檢查工資。「他只是想要知道我一個月大概有多少錢，我自己的錢還是我自己的。」這份工資得來不易，除了因為工作內容，還因為勞工處偶爾的檢查。她始終是一位童工，在法律上來說，並不是正規的合約勞工，所以在勞工處人員到廠裏視察的時候，她和其他年紀小的同事就要躲進廁所。當時的童工很多，所以連廁所這個藏身之處也被逼得水洩不通。解決這個問題除了靠躲藏，廠裏的經理有時候也會出面解決問題，嬋姐笑道：「這種時候，只要給他們點錢就能可以了。拿了錢，勞工處的人就會走，我們就出來繼續工作。那時候哪有什麼法律可言？」

在大廠的生活的確比五金廠要好很多，因為那邊固定了週末有假期，嬋姐就可以有空休息，不像第一份工作要隨時加班、被壓榨得狠。嬋姐認識了一些年齡相近的朋友，有時候週末放假會約他們出來開派對、跳舞。說到以往的娛樂，她的臉色變得柔和了一點，原來她和那時候的同事依舊有保持聯繫，到現在也會約出來，只不過活動由跳舞變成了「得閒飲茶」。她直言：「要繼續聯絡下去是件很難的事，當時如果你搬屋，就等於沒有辦法聯繫了。」七十年代的時候，固網電話號碼還是六位數字，科技不發達，不依靠通訊設備來聯繫感情。一個電話收費也貴，很有可能只是撂下一句約什麼時間在哪裏見面就掛線，但人與人之間還是直接相見的情況較多。可是，也就因為如此，如果搬家或者不見了電話號碼，能夠約出來的機會就不見了。嬋姐很珍惜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認識的朋友，每次出去見面還會聊上好一陣子。

當時的嬋姐作為一個青春期的少女，和我們現在似乎沒什麼大分別——會追星、會逛街、會約會。她為了追星，偷偷詐病不去上班，就為了去葵涌的華達片場蹲點，見自己的偶像一面；還試過不去上班，瞞著父親偷偷去和男孩子約會。當時，十分有名的遊樂地點就是荔園，像是現在的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，嬋姐特別喜歡在那邊划船、游泳，渡過一個快樂的週末。即便時光飛逝，放眼現在，身為上班族也一樣期待著可以放鬆自我的週末時間。

身為少女，喜歡打扮自己、研究穿搭、買自己喜歡的可愛東西：「我自己可以說是一個比較『大洗』的人，一有工資就想買這買那的。」少女時代的嬋姐與現在的「後生女」別無二樣，在香港努力地生活、努力地享受人生。今時今日，香港的生活質素已然升高了不少，五毛能夠買到的汽水現在需要八塊錢，在炎炎夏日裏喝完卻還是會感到舒爽；女孩子一樣為了漂亮的裙子、手袋等等，暗自存起工資的一部分，以前是一百多塊，現在是幾百塊，但穿上漂亮衣服的幸福感卻都是一樣的——不同時代的人身上仍有共同的元素。要互相理解，便從能夠引起共鳴的地方開始，慢慢往深層的地方理解。

嬋姐幼時身處的世界是尚未能夠滿足生存金字塔底層，每個人都為了生活焦頭爛額，從小開始便要工作，即便被針刺穿了手指也只能隱忍。「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都很能忍。」被刻下的烙印一直存在，而時光沖不淡的疤痕在人們的交流與愛中，會慢慢止痛。她最後向人們露出了笑容，緊縮的眉頭也放緩了一點，揚起的嘴角像是稍微釋懷了一樣：「我能說，當時很苦又不止苦，也能開心得很簡單。」